

晚風夕陽裏

王平陵著

國民圖書出版行



白

10

裏 陽 夕 風 晚

陵 平 王

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

月 二 十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華 中

目次

一	晚風夕陽裏	一
二	休矣！十二時！	三九
三	做戲	四七
四	進城	七三
五	血祭	九九
六	陵園明月夜	一〇七

晚風夕陽裏

高峯北高峯的深山叢林中急於躲藏了他們的影子。自然，那些被秋風吹開的菊花，尤其是種在湖濱公園的佳卉，培養在那些高門巨室中的奇葩，也就祇能在蕭瑟的秋風裏孤芳自賞了。

晚上，秋月依舊皎潔，天上的星星，映照在平靜的銀鏡上，可以俯窺倒影的蒼穹；不過，那些唱熟、聽慣了的船夫曲，已經寂然無聲，更聽不到脈脈傳神的簫聲與琴音，戰神關雎環堤柳陰裏的路燈，街道上已斷絕了來往的行人，要不是唧唧的秋虫，像是起自田中的秋聲，不時伴隨杭州四郊傳來的隆隆大砲聲，爆炸聲，打破死一般的沉寂，整個的杭州，幾疑心已提前到了地球的末日，遭遇覆沒的浩劫了。

九月中旬的下午，據守杭州的國軍，因戰略上的關係，奉命撤退到城郊，憑依浩瀾的錢江，雄偉曲折的山勢，掘壕固守，擺佈不可搖撼的鐵陣，等候敵寇的送死。就在那天的午後三點鐘，敵酋桓山率領一旅團的兵種，全副武裝，沿着滬杭鐵路線，經過嘉興、長安、峽石、艮山門，揚武耀威，直衝到杭州的城站。當他穿了中將的服飾，騎在

一匹雄壯的馬背上，又開粗黑的短鬚，面上現出勝利者的驕矜，從一簇人馬中，衝到城站前面的廣場時，敵寇預先派定的維持會會長杭君遂已公開活動，導引一般嘍囉們拜服在必經的過道旁，舉行歡迎皇軍的盛典。

嘍囉們都着了灰色紡綢長衫，外加玄色的杭緞製成的馬褂，跟在軍隊的後面，按部就班地走着，迎接寇酋們到湖濱的清泰大旅社——是他們爲敵寇臨時佈置的行轅。杭君蓬蓬不過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，因爲拖了一口煙，時刻剝削他的脂肪，已同快要入墓的腐朽；這幾天，籌備歡迎皇軍入城的典禮，又忙碌了一陣，更是意想不到的疲乏。他率領嘍囉們，一路打呵欠，伸懶腰，拖着笨重的脚步，在馬路上勉強強強地移動。他那實在支撐不住的姿態，逼着他淚浪滔滔，鼻孔裏流出滑膩的濃液，假使不是馬路邊的砲行聲，應和歡迎的禮砲，響徹雲霄；從嘍囉們嘴裏忽然唱歌，忽然高呼「日支親善」萬歲，日皇萬歲，萬萬歲的口號，決不像迎接寇酋們進行轅，却同恭送他們考妣的靈柩到墓地去葬埋一樣。

這城市裏，除了潛伏少數革命的鬥士，預備進行地下層的愛國工作外，已找不到一個有志氣的青年，許多年富力盛的壯丁，也在敵寇入城之前，追隨自己的軍隊，盡數離開。祇有杭君達這一羣，低聲下氣，衣冠楚楚，侍候在寇會的週圍，聽命差遣，無不竭盡所有的恩惠，想出千奇百怪的花樣，使寇會們得到充分的稱心。倭會們並不感覺奴才的缺少。杭君達在依照既定的計劃，做完關於歡迎皇軍的一切手續，接二連三地得到書面，或口頭的嘉獎之後，又自告奮勇地趕到清泰大旅社，向桓山提出他特出心裁的建議。

桓山瞥見他推開行轅的最後一道門，屈腰，俯躬，聳起雙肩，鼓足了氣，疾趨到面前時，立即笑嘻嘻地說：「喂！杭會長！你的工作，做得好，好，我一定要把你的功勞，記在功勞簿上，重重封賞。」

荷……荷……荷……杭君達從漏斗管似的嘴巴裏，發出哭一般的笑聲，故意把死命要討人歡喜的笑容，在自己瘦削的面頰上，盡可能地延長，肅然地退縮到桓山的身側，

默不作聲，靜候桓山的賜坐。

桓山并不懂杭君達的生活形態中還保存着這些不必要的儀節，祇疑心他也許在臀部上患了不能就坐的惡瘡，所以，他始終是「必恭必敬」地站着像一株生了根の木椿一樣。

「有事嗎？」桓山不經意地問，隨即睜開陰險的眼睛，在他惶悚的面頰上掃視了一回。

「有……有……有的，有一件特別特別緊要的事，特來向中將報告。」

「好！你說罷！」

杭君達伸一伸縮了好久的脖頸，從丹田裏運出一口鬱塞的酸氣，咳嗽，吐痰，清理一下乾枯的喉嚨，務求說話的音波，不受氣管的阻礙，而能極度舒適地傳入桓山的耳管，愉快他的聽神經，誘使他能夠眉飛色舞地接納自己的建議。桓山發覺他在報告之前，已有幾分鐘那麼久，在表現各種無意義的小動作，頗有些不耐煩似地又問了一句：

「喂！杭會長！你究竟有什麼好主意要我說呢？」

「中將！我說，這一次皇軍進杭州城，再文明也沒有了。」

「是啊！皇軍本來是世界上最講理的軍隊。」桓山急忙劃斷他的話線，插上來

說。

杭君達立即俯伏在桓山的脚跟旁，不勝其惶懼的神氣，像預擬了腹稿似地苦苦陳訴：「卑職等該死，實在沒有能把歡迎的工作，做到使自己可以滿意的程度。」

「唔！你無須客氣，已經做得很好了。」桓山回答時，自以為是操着「生殺之權」的上司似的。

「唉！卑職等怎麼能夠滿意呵！」他感慨系之說，就連磕幾個響頭，像是祈求桓山寬恕自己效勞不週的過錯。

「不過，我可以代表皇軍說一句老實話，你們對於歡迎皇軍的盛意，要算是天高地厚了。」

「不，不，你不必這麼說，中將！」

。那當孫山這第一卷文，且出至其時會

桓山馬上扶他起來，好聲好氣問：「那麼，杭會長，請你看，這應該怎樣歡迎我們呢？的確，人這樣動物，在生活的層面上，是永遠沒有滿足的日子的。」他邊說，邊在

悲 謎着眼睛，顯現貪慾的微笑，向杭君達做出種種鬼臉，希望他明白不便出口的要求，能

無傷於一位皇軍司令官的尊嚴。彌補了生活上急於要彌補的單調與寂寞。這和黃

。 桓山又以爲有數不清的金銀財寶，有他在夢中描摹的支那美人，孝敬自己了，他

一 伴示特別的慇懃，熱烈地握住杭君達的手，裝做戀愛的模樣說：「杭會長！假使你臂部

止沒有什麼不方便，請坐下來說罷！你都是自己人，我們要共存共榮，你到這裏來，

可以同在自己家裏一樣，千萬不必拘束。」

。 杭君達低着頭癡癡地發笑；但不敢笑出聲來。就是桓山那麼關照他，不妨隨便一些，

總自覺沒有可以在主子面前稍稍放任自己的權利，他感激得流淚，因喜悅過了分，無法

約束的心臟，正在震顫，好容易運用極大的忍耐，才壓抑動盪的心情，接連打了幾個

噓，撥開上下顎聲音抖抖地說：「中將！你待我太好了；所以，我主張趕速召集一大批小孩子排列在湖濱，請皇軍表演剛從大馬路走過的姿勢，立刻拍下幾段新聞片，寄到東京，羅馬，柏林去。」

「你這……這……這是什麼意思呀！」在桓山不解他的用意，提出這樣的驚奇的質問時，覺得和預期的目的，距離過遠，表示說不出的懊喪。他頹然地倒在沙發上，洩出一口失望的長氣。接着，便挺直腰架，雙手按住膝蓋骨，死盯住杭君達的臉，像一個嚴厲的法官訊問犯人一樣。

杭君達不知道自己的主子，為什麼變成這樣可怕的神氣？背脊里冷汗直流，驚嚇萬狀，一時又苦於想不出好主意，使桓山能明白他的苦衷，原諒他的一片好心。其實，他對於這一個主張的提出，也非偶然，已考慮又考慮了，因為小孩子是天真爛漫的，小孩子也能歡迎皇軍，正可以洗雪皇軍殺人放火，姪淫擄掠的罪行，反證皇軍是愛民如子的「仁義之師」，至少，桓山率領的皇軍是這樣。他為桓山盡這一份力，是他在維持會會

長的職務上理應如此的，並不想借此昇官發財，或者把自己的基礎能在桓山的鐵蹄下打得更結實，更堅牢一些。他能夠無條件接納，就算有天大的面子了；可是，桓山始終不明白他爲什麼提出這樣一個奇怪的主張來？

杭君遠在恐懼獲罪，吃力不討好的情形下，就把這一個奇妙的念頭，推托在兒子身上，成，是兒子的功勞，也就是自己的光榮，不成，反正是小孩子們帶有稚氣的說話，總可以得到桓山的逾格寬宥的。因把自己的兒子——杭少達的聰明能幹，在他主子面前揄揚一番，意思是：他兒子的足齡，還不滿十一歲，就知道想出這樣一個好法子來了。爲急求主子的明察，就假定自己是桓山的兒子，極意模仿小孩子的憨態，小孩子的聲音，笑貌，捏造幾句孩子氣的說話：「中將！我的小狗這樣說：爸爸！日本兵真講理呵！我們小朋友不是人嗎？爲什麼你們到城站去迎接日本兵，沒有一個小朋友？」

「噯！好孩子！好孩子！真是好孩子！」桓山捻捻粗黑的短鬚，含譏帶嘲地贊美一陣子。

杭君達就不顧一切，匍匐在光滑的地板上，像一隻吃飽了飯的哈叭狗似地打幾個滾，一直滾到桓山的袴下，嘴裏叫出古怪的聲音，桓山連忙躲避過來，他還是順着傾斜的地板很快地滑滾，桓山躲避不及，瘋狂地發笑。這以後，他才從光滑的地板上用力撐起不靈便的活屍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中將！我兒子定要歡迎皇軍呢！要不然，他就像淚人兒似的，在地上哭得打滾。」

桓山真想不到他竟會在自己面前扮演這樣一齣可笑的活劇，坐下來，閉攏眼睛想一想，覺得從上海打到杭州，也經過若干城市和鄉鎮，但像杭君達這樣的支那人，畢竟是極少。如果站在自己一位日本軍官的立場，那麼，他能乾脆否定自己的人性，自覺連畜類都不如，情願殘殺自己的同胞，為帝國效犬馬之勞，原是最合理想。他便表示十分同意的樣子，遞上一根煙，並且為他括着了火，把作威作福的命令改變成和順的語氣說：「可以，你就去辦！」

「是了！是了！我馬上去辦！中將！」

『我要見見你聰明有趣的孩子呢！』說着，把話頭頓住，從鼻孔裏冒出一股不入調的笑聲，哼……又笑迷迷地說下去：『他母親能回來，更好，更好。』

『一定，沒有問題，放心，放心。』說着，連連打躬作揖，竭盡謙卑的能事，辭別了桓山。

桓山假惺惺地送出幾步，把腦壳扭一扭，拍拍他的肩膀說：『你兒子的法子想得很好。孩子們都知道歡迎皇軍，誰還相信我們是趁火打劫的海盜。』

『中將！孩子們都要歡迎皇軍，正因為皇軍愛民如子，是世界上最文明的軍隊呢。』

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可不是嗎？

杭君遂不以爲在這樣得意的笑聲裏，含着着刻毒的諷刺，猶自幸忽然靈機觸動，能夠想出一句使桓山高興的話。好像將大有利於自己的前途似的；也覺得不必過於委曲自己了，便放胆和他拉拉手，趾高氣揚，搖搖擺擺地踱出行轅的大門，回到維持會。

維持會的嘍囉們，發現自己的上司，從來沒有那麼沾沾自喜的神氣，都以為在工作上有了顯著的成績，無不喜冲冲地站起來，表示懇摯的敬禮，特別留意他笑得闔不攏的嘴巴，等候他播出來幾句甜密的鼓勵，但他沒有說一句話，僅僅揚起眉毛，睜開矜矜的眼睛向大家瞄一瞄，就逕直跑向自己的辦公室，急忙坐定，提筆疾書，算是對他所能支配的下屬，頒佈一道緊急的命令，撒一下鈴，隨手吩咐應聲而至的勤務兵，張貼在公告欄。

整個的維持會，發生一陣小小的騷擾，大家在看完了公告欄的命令，馬上發出許多不負責的意見，

「孩子們都下鄉了。」

「况且，這裏有些小學，還沒有開門呢！」

「呀！事情不好辦，辦不通。」

於是，他們公推一位能說能辯的人做代表，面見他們的杭會長，陳訴事實上的困

辦，要求達到收回成命的目的；無奈，這是杭君達向日本司令部自告奮勇的差使，辦得通，要辦，辦不通，也要辦，絕無通融的餘地。

那個人再三申說不好辦，辦不通的理由，杭君達實在拿不出更好的意見，駁斥他的理由了，祇是惱羞成怒地把公告欄的命令，重述一遍。

「今天下午四點鐘，要把城裏所有的孩子們，全部集合在湖濱公園，唱歌，拍新聞片，歡迎皇軍。」

丁鈴鈴……案頭的電話機響起來，他立刻住口，拿起聽筒問：「誰？噢！噢！你是中將！」
「是！是我早已遵命照辦了！中將！請放心！我一定辦得到。」他又靜心平氣地聽下去，忽然皺皺額頭，頗感爲難似地回答：「好的，好的，我照照他們。」
好！再見！說完，輕輕放下聽筒，回頭，瞥見那個人還沒有走，重着聲音問：「你知道剛才的電話是那裏打來的？」

晚風夕陽裏

「我知道，是司令部的電話。」

「哼！事情辦不好，大家的官做不成，還是小事，連性命都難維持呢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從布袋裏摸出一隻鴿蛋大的鋼錶，瞟一瞟長短針指定的時辰。「哎喲！」像見了鬼似地叫了一聲，接着，指手劃腳，無的放矢地罵起來：「已經兩點鐘了。你們還不拼命去辦，還要站在我面前說廢話。豬羶！豬羶！真是死到頭上不知死。」

「會長！您別急！我當了您的面，自動取消我代表的資格。」那個被公推為能說能辯的代表，祇得連聲諾諾，不得要領地退出去。他也跟蹤走出來，把桓山的電話，有意加強可怕的成分，說給他們聽。

「到下午四點鐘交不了差，就是違抗皇軍的軍令，違抗軍令的人，槍斃！」

當他高聲說出「槍斃」兩個字，那些聽不慣驚人消息的嘍囉們，一齊號淘大哭，彷彿感覺到自已的壽命，祇有兩點鐘的延長，彼此神經過敏，都像看見那種血肉橫飛，倒在血泊裏的淒慘的屍體。